

DOI: 10.13718/j.cnki.xdzk.2025.04.005

程贵山, 王成, 豆浩健, 等. 西南丘陵山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遴选——以重庆市首批示范创建村为例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 47(4): 58-69.

西南丘陵山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遴选

——以重庆市首批示范创建村为例

程贵山^{1,2}, 王成^{1,2}, 豆浩健^{1,2}, 王政霖^{1,2}, 李让恩³

1. 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实验室, 重庆 400715;

2. 西部乡村可持续发展新文科实验室, 重庆 400715; 3. 重庆市房地产交易事务中心, 重庆 400015

摘要: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题中之义, 其前置性和基础性工作是遴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运用核密度分析、道路网络可达性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 在构建示范村遴选思路的基础上, 以重庆市首批示范创建村为研究对象, 探究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的遴选模式, 以期为西南丘陵山区乃至全国分批次、有步骤、分类型推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先行先试、可借鉴、可推广的示范村遴选方略。结果表明: ① 示范村遴选可考虑遵循“省域—市域—县域—镇域—村域”空间尺度传导效应规律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良性互动, 依据地理学空间交互的距离衰减效应脱离现有市域或县域行政边界约束, 从省域层面控制遴选数量, 先行先试。② 据道路网络封闭圈层所涉及县、镇人民政府所在地的空间格局, 示范村可分县、镇域经济双驱联动、县域经济辐射、镇域经济辐射 3 类, 并按类型分批次遴选。③ 县域经济辐射类主要考虑乡村的区位、产业及可利用资源; 县、镇域经济双驱联动类更突出主导产业、乡土特色及农民参与度; 镇域经济辐射类则更侧重资源禀赋和传统文化保护等核心要素。

关键词: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示范村遴选; 西南丘陵山区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68(2025)04-0058-1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Study on the Selection of Demonstration Villages in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for Livable, 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Taking the First Batch of Demonstration Villages in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CHENG Guishan^{1,2}, WANG Cheng^{1,2}, DOU Haojian^{1,2},
WANG Zhenglin^{1,2}, LI Rang'en³

1. Research Laborator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New Arts Laboratory for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Chongqing 400715, China;

3. Chongqing Real Estate Transaction Service Centre, Chongqing 400015, China

收稿日期: 2024-01-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AZD031);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2NDYB51)。

作者简介: 程贵山,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乡村振兴研究。

通信作者: 王成,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Livable, 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is the meaning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Its primary task is to select the Livable, 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demonstration villages. This study uses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road network accessibility analysis, case study and other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the selection idea of demonstration villages, this paper takes the first batch of demonstration villages in Chongq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explores the selection rules of Livable, 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demonstration villag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pilot, referential and popularized demonstration village selection strategy for the step-by-step, batch-by-batch and type-by-type implementation of Livable, 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construction in the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 selection of demonstration villages can consider following the spatial scale transmission effect law of ‘province-city-county-town-village’ and the benign interaction of ‘bottom-up’ and ‘top-down’. According to the distance attenuation effect of geographical spatial interaction, the constraints of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of cities or counties should be broken away, and the number of selections could be controlled from the provincial level. ②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closed circle of the road network which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people’s governments involved in, the demonstration villag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county and township economic dual-drive linkage, county economic radiation, and township economic radiation, and the selection should be in batches according to type. ③ The county economy radiation category mainly takes into account the location, industry and available resources of the village.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economy double-drive linkage category highlights the dominant industry,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armers’ participation. The township economy radiation category focuses more on core elements such as resource endowment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protection.

Key words: livable, 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selection of demonstration villages;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in southwest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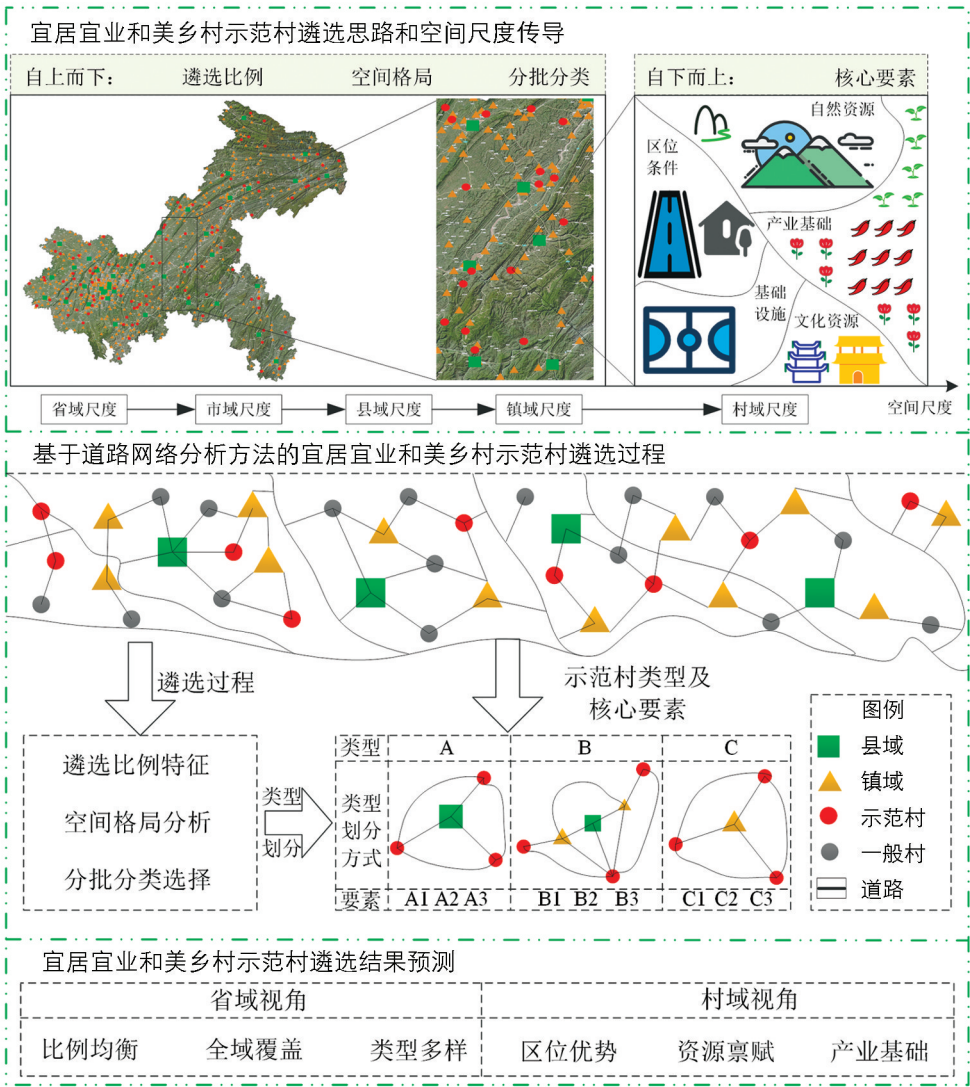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题中之义,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把“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为重要任务,要求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对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针对性开展工作。参照乡村发展重大战略实践经验,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依然需要示范引领。科学遴选示范村进行试点建设、积累实践经验,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必须开展的基础性和前置性工作。“示范”是目前普遍使用的工作方式和政策工具,主要目的是使公共政策和国家重大战略在全面推行前得以宣传和演示,并观察其在具体操作中的各种响应,总结经验与教训,从而降低全面执行时所造成的潜在风险,提高执行效率^[1-4]。中国在促进“三农”发展的过程中,土地制度改革、新农村建设等重大战略实施均以创建示范村作为重要手段推行。特别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史上的里程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以安徽凤阳小岗村进行试点后全面推广实践经验^[5]。学界关于示范村遴选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有学者从示范村空间布局、影响因素^[6-9]等方面展开研究,探究示范村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及科学性。同时,对示范村不同技术供给模式^[10]、选择策略^[11]、发展类型^[12]进行研究,探讨示范村示范效应,推广示范经验;也有学者对传统村落和乡村旅游特色村进行空间相关性研究,从而为传统村落发展探究新动力^[13-15]。总之,学界对各类示范村展开研究的最终目标都是为全国各地遴选乡村发展示范村以及重大战略全面推行提供实践参考;另外,还有学者基于扎根理论对企业选址、类型划分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匹配关系进行研究^[16],也有学者利用建筑形状、道路级别和不同旅行速度探究聚落功能及宜居性问题^[17],相关研究都为本研究探索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遴选方略提供方法参考。

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必要以创建示范村的工作模式展开试点、积累经验,但在此之前亟须构建一套可推广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遴选模式。借鉴各学科对示范村空间布局、示范效应及遴选

方式的研究成果,本研究以重庆市乡村振兴局公布的 2023 年度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分析、道路网络可达性分析、案例研究以及归纳总结等方法,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遴选比例、空间分布格局、类型划分以及不同类型遴选的核心要素进行探究,以期为西南丘陵山区乃至全国分批次、有步骤、分类型遴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提供先行先试、可借鉴、可推广的遴选方略。

1 遴选思路

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区位、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战略地位上存在差异,因此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及示范村遴选工作要结合各地实际发展情况因地制宜^[18-19]。然而,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农业农村发展在县域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较大比重的现象,县域经济对带动农业农村长期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20]。同时,村镇作为由镇区、中心村(社区)等不同空间构成的城乡地域系统,是城市和乡村进行要素流动的关键场所和重要纽带^[21-24]。因此,本研究认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遴选应遵循“省域—市域—县域—镇域—村域”空间尺度传导效应规律(其中,直辖市遵循“市域—县域—镇域—村域”空间尺度传导效应规律),践行“自下而上”主动申报和“自上而下”统筹遴选良性互动的总体思路。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在行政村结合自身优势主动申报的基础上,既考虑示范村在省域范围内的遴选比例、空间格局特征,也要借助网络分析、道路可达性分析等方法,科学、合理分类,最大程度发挥示范村的示范效应(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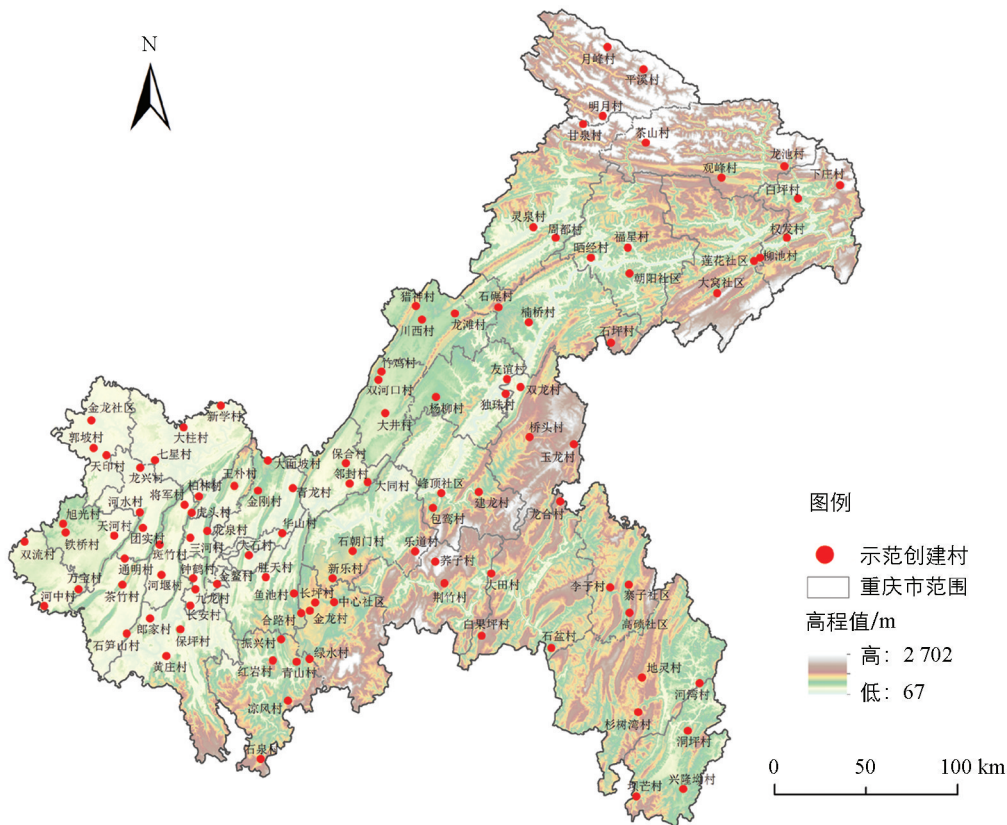
审图号: 渝 S(2024)058 号
图 1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遴选思路

“自下而上”主要是从村域尺度充分挖掘村庄自身优势和特色, 评估村庄资源禀赋, 瞄准资源亮点, 并基于交通区位优势、基础设施完备程度等情况, 积极主动申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同时,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创建的基本原则要求自主申报的行政村须在人口、土地、产业等基本发展要素上具有明显优势; “自上而下”统筹遴选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应从省域范围内遵循按比例、分批次、有步骤、分类型遴选的原则。从中国农村发展现状和建设成本考虑, 将现有 69 万多个村庄均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并不现实^[24], 因此亟需探索一套示范村遴选方略助力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具体来看, 发展优势不足、人口流失严重、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较高的区域可按照乡村自然发展规律, 政府不宜过度干预; 自然资源禀赋优越、产业发展基础较好、有潜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行政村可通过政府引导与扶持、乡村“土特产”品牌价值提升与产业链延伸、经济效应价值转换与机制创新、乡土产品标准体系构建与市场拓展等途径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逐步实现创建目标。另外, 传统村落作为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是地域传统文化和特色民俗的载体, 也承载着乡村发展的历史记忆。所以, 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遴选过程中, 传统村落更具建设的必要性, 可利用其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提升村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2 研究区概况、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对象

重庆(28°10′—32°13′N, 105°17′—110°11′E)是中国西部唯一直辖市,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于一体。全市共辖 26 区 12 县, 辖区总面积 8.24 万 km², 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 其中山地占 76%, 地势总体上呈东南、东北高, 中西部低的分异特征(图 2)。



审图号: 渝 S(2024)058 号

图 2 研究区与研究对象

地形差异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各区县乡村土地利用格局和经济发展水平, 也正是由于重庆特殊的地形

和发展模式,造就了重庆市成为西南丘陵山区乡村研究的典型代表。本研究选择重庆市作为研究区,主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①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庆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率先在 2023 年 5 月公布全国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名单,为本研究提供研究基础,基于此,不仅可明确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遴选的重要性,还可以验证本研究提出的示范村遴选思路;② 重庆市作为西南丘陵山区乡村研究的典型代表,是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特殊的行政层级有助于县域经济带动农业农村发展相关研究的开展,既可为其他省份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提供经验,也可为西南丘陵山区乃至全国山地区域遴选示范村提供实践参考。

2.2 数据获取与整理

本研究以重庆市乡村振兴局公布的首批 107 个示范村为研究对象。示范村村委会驻地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获取的经纬度坐标;重庆市各区县行政边界数据来源于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各乡镇、区县政府驻地坐标点和重庆市高清遥感影像数据来源于 BIGEMAP 地图下载器;重庆市各级道路网络(包括国道、省道、县道、乡道、高速公路等)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https://www.webmap.cn/main.do?method=index>);重庆市首批示范创建村的自然资源条件、社会经济等属性数据来源于研究团队长期扎根重庆市乡村实地走访调研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其中,一手资料主要通过问卷访谈的形式获得,二手资料主要来源于政策文件、会议记录等内部资料以及全面整理了重庆市各区县政府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宣传册、新闻媒体报道、政府工作报告等公开资料。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一系列空间统计和分析技术对重庆市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村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通过百度地图获取重庆市 107 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村委会驻地的经纬度坐标,在 Excel 2016 中进行数据录入和清理,导入 ArcGIS 10.2 软件中将其转化为矢量坐标点;结合重庆市各区县行政村数据对首批示范创建村遴选比例进行分析,并采用 ArcGIS 10.2 软件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示范村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探究;基于重庆市道路网络数据、区县和乡镇人民政府驻地坐标划分示范村类型,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归纳总结各类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遴选的核心要素。

2.3.1 核密度分析法

核密度分析法通常被用于计算空间要素在其周围邻域中密度的相关研究,它能直观地反映某种空间要素的集聚程度,即核密度值越高表示空间要素越集聚^[25-26]。本研究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对重庆市首批 107 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村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可视化处理,直观呈现其空间集聚程度。计算公式为:

$$f_n(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x_i}{h}\right) \quad (1)$$

式中: $k(\cdot)$ 为核函数; $x-x_i$ 为估计点 x 到样本 x_i 处的距离; $h>0$,为模型运行过程中搜索的带宽。模型分析运用 ArcGIS 10.2 软件中的空间分析工具实现。

2.3.2 案例研究方法

案例实证分析研究在揭示客观问题本质、丰富现有研究内容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27]。本文研究对象为重庆市首批 107 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村,在归纳总结各类型示范村遴选核心要素的基础上,为保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须结合示范村实际发展过程进行详细说明。由于文章篇幅限制,因此在各类型中分别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具体分析,捕捉和探索具体案例所揭示的现象本身和底层逻辑。同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和研究,能更好地验证本研究提出的示范村遴选思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等多种形式收集各类型典型示范村的相关资料,为有效分析其建设条件奠定基础。

3 结果与分析

3.1 示范村遴选比例特征

通过数据整理和数理统计获得重庆市各区县及全市示范村分别在区县行政村总数和全市行政村

总数的占比(表 1)。重庆市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村在各个区县遴选比例基本在 1% 以内, 与重庆市遴选示范村的比例 0.42% 相近。具体来看, 在主城区城镇化率较高的大渡口区、江北区、南岸区 3 个区各遴选 1 个示范村, 在乡村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沙坪坝区遴选 2 个示范村, 其余区县均遴选 3 个示范村, 表明重庆市首批示范创建村遴选充分考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科学内涵及不同区域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相比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乡村发展战略,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内涵更为广泛, 涉及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多个方面^[28-30]。因此, 城镇化率高、经济发展水平好的区域遴选示范村只需选择部分典型村庄。另外, 万盛区、武隆区、长寿区和城口县等区县首批示范创建村的遴选比例高于 1%, 一方面是区县总行政村数量较少; 另一方面, 这类区县农村基础设施完备程度较高, 农民生活质量、精神面貌较好,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的基础条件比较完备。如万盛区已实现行政村“一元公交”全覆盖, 公共场所无线 Wi-Fi 全覆盖, 体育馆、游泳馆、羽毛球馆、图书馆、科技馆、规划展览馆、学校、医院等生活配套设施比较完善。

因此,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首批示范创建村在自主申报形成初步名单基础上, 应该遵循“省域—市域—县域—镇域—村域”空间尺度传导效应规律(其中, 直辖市遵循“市域—县域—镇域—村域”空间尺度传导效应规律)及“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良性互动的总体遴选思路。在省域范围内对首批及未来遴选的二批、三批示范村总数进行控制, 既可以满足遴选示范村开展先行先试的示范目标, 也可以从省域层面全局掌控示范村数量及投资成本, 实现示范效应最大化。基于重庆市首批示范创建村在区县及全市行政村总数的占比特征, 西南丘陵山区各省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的遴选总量可参考重庆市首批示范创建村遴选比例, 因地制宜进行试点, 主要目的是凸显省域范围的全局统筹作用, 规避各区县遴选数量的平均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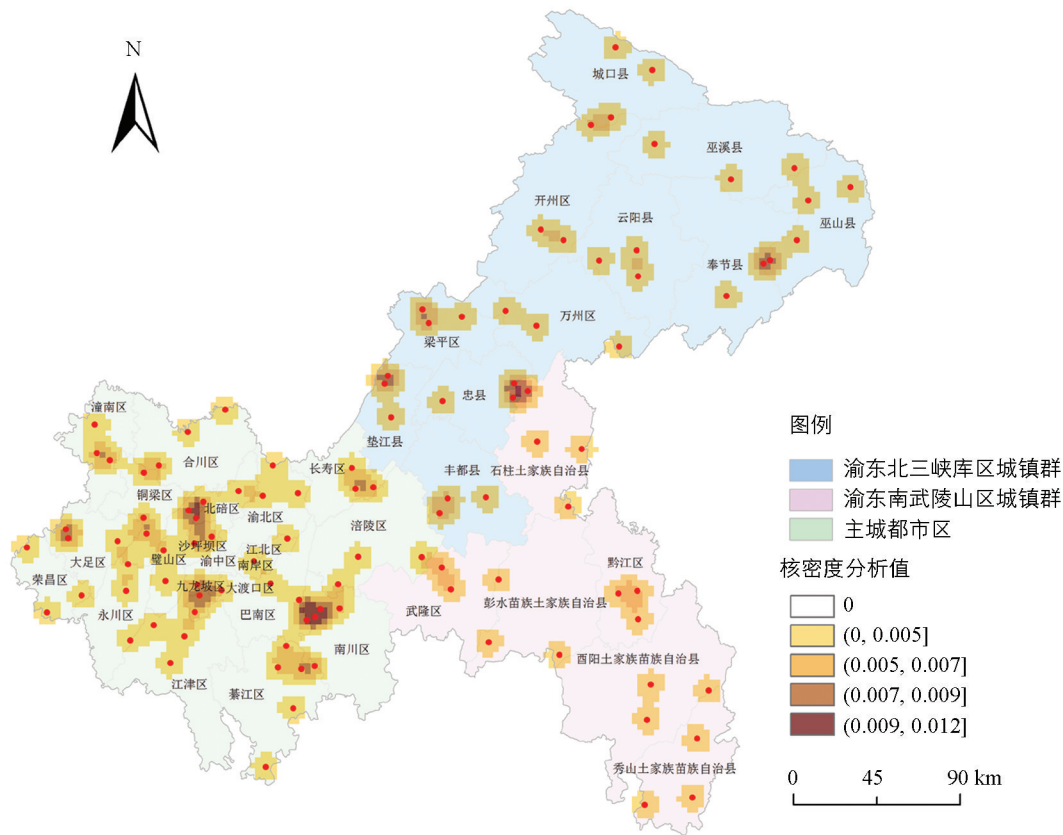
表 1 重庆市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村占比统计表

区县	行政村 总数/个	示范创建 村个数	遴选 比例/%	区县	行政村 总数/个	示范创建 村个数	遴选 比例/%
巴南区	1 171	3	0.26	黔江区	284	3	1.06
北碚区	672	3	0.45	荣昌区	647	3	0.46
璧山区	565	3	0.53	沙坪坝区	583	2	0.34
城口县	286	3	1.05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236	3	1.27
大渡口区	190	1	0.53	铜梁区	957	3	0.31
大足区	1 359	3	0.22	潼南区	912	3	0.33
垫江县	586	3	0.51	万盛区	160	3	1.88
丰都县	445	3	0.67	万州区	1 783	3	0.17
奉节县	479	3	0.63	巫山县	504	3	0.60
涪陵区	1 236	3	0.24	巫溪县	391	3	0.77
合川区	758	3	0.40	武隆区	290	3	1.03
江北区	358	1	0.28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307	3	0.98
江津区	2 011	3	0.15	永川区	740	3	0.41
九龙坡区	621	3	0.48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479	3	0.63
开州区	879	3	0.34	渝北区	644	3	0.47
梁平区	978	3	0.31	云阳县	809	3	0.37
南岸区	418	1	0.24	长寿区	243	3	1.23
南川区	512	3	0.59	忠县	878	3	0.34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790	3	0.38	重庆市(合计)	25 734	107	0.42
綦江区	573	3	0.52				

3.2 示范村空间格局与分批次分类

3.2.1 示范村空间格局特征

核密度分析可以反映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集中、分散程度，特别是对于西南丘陵山区这一特殊地形，通过核密度分析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可有效揭示地理环境对要素发展的影响。因此，运用核密度分析工具对重庆市首批示范创建村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可视化表达发现，其空间分布密度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性，且存在跨区县的示范效果(图 3)。具体来看，全市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分布密度为 12.99 个/万 km²。其中，主城都市区分布密度最高，达到 19.51 个/万 km²，占重庆市示范村总数的 52.34%；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和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示范村分布密度分别为 9.05 个/万 km² 和 9.71 个/万 km²，远低于主城都市区。究其原因，主城都市区涉及区县较多，各区县的行政管辖范围相对较小，导致重庆市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村在空间上呈现“西边集聚、东边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揭示出示范创建村空间分布均衡性较差。同时，由于受区域行政边界管辖范围的约束，按照各个区县数量平均的方式遴选示范村，对发挥示范效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省域范围看，特别是在西南丘陵山区，由于受地形限制，按照区县行政管辖范围遴选的示范村，其空间辐射作用及示范带动效应无法完全揭示。然而，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在空间上都是开放系统，其边界是渐变的、相对的和动态的^[31-33]，而且示范村的示范效应遵循地理学空间交互的距离衰减效应规律^[34]。因此，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创建遴选应该脱离现有市域或县域行政区划约束^[35]，从省域范围统筹其空间分布格局的均衡性，充分发挥示范村的示范效应。



审图号：渝 S(2024)058 号

图 3 重庆市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村核密度分析示意图

3.2.2 示范村分批次分类

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分批次、分类型逐步展开。首先，从省域尺度控制比例，遴选第一批发展优势较为明显的示范村，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并在总结、完善相关实施

措施的基础上逐步遴选第二批、第三批示范村, 不断试点, 为全面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工作、控制建设成本提供实践指导。同时, 由于乡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的差异性, 在分批次遴选示范村的基础上还须分类型建设。本研究借鉴复杂网络理论, 对重庆市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村进行分类研究。复杂网络理论表明, 在科学研究中, 直接找到微观个体到全网的宏观结构比较困难, 两个端点之间需要中介介质连接, 即中观结构。这些中观结构的分布, 在动力学过程中的作用, 以及从微观到中观、从中观到宏观的涌现过程, 都值得高度关注^[36]。本研究以道路网络作为连接重庆市县域、镇域及村域之间的中观结构, 分析示范村在省域尺度内与邻近县域、镇域的关系, 依此开展示范村类型划分。具体操作步骤是: ① 将重庆市首批示范创建村村委会驻地、重庆市所有乡镇政府和区县政府驻地的矢量坐标点在重庆市矢量范围内统一显示, 用不同符号区别; ② 对重庆市道路网络系统(包括国道、省道、县道、乡道、专用公路、其他公路、城镇道路、乡村道路等)进行处理, 主要剔除高速公路、城镇道路、乡村道路, 并对剩余道路网络数据进行拓扑处理, 使其可以构成闭合环线; ③ 运用网络分析工具以示范村为核心, 基于处理后的道路网络系统, 参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中的发展目标及中国公路与城市道路分级标准, 将各级别道路赋值时速并计算时间, 接着进行空间可达性分析, 形成以示范村为中心的道路封闭圈层; ④ 依据封闭圈层内及其周围圈层(包含县域、镇域)的情况, 将重庆市首批示范创建村划分为 3 类, 即县域经济辐射类, 县、镇域经济双驱联动类和镇域经济辐射类。具体划分依据如表 2 所示。

表 2 重庆市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村类型划分

类型	划分依据	数量/个	典型示范村选择
县域经济辐射类	以示范创建村为核心的路网封闭圈层中包含县城, 说明该示范村靠近县城, 可直接接收县域经济辐射。	39	云阳县人和街道晒经村
县、镇域经济双驱联动类	以示范创建村为核心的路网封闭圈层无县城, 但与该圈层临近的圈层包含县城, 即靠近离县城较近的镇域, 可通过镇域接收县域经济辐射。	52	沙坪坝区丰文街道三河村
镇域经济辐射类	以示范创建村为核心的路网封闭圈层和周围圈层都没有县城, 即离周边县城较远, 只能接收镇域经济辐射。	16	綦江区石壕镇石泉村

重庆市首批 107 个示范创建村中, 县、镇域经济双驱联动类数量最多, 达到 52 个, 占示范创建村总数的 48.60%; 县域经济辐射类 39 个, 占 36.45%; 镇域经济辐射类数量最少, 为 16 个, 占 14.95%。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遴选既要考虑总量和空间分布的均衡性, 也要注重各类型数量的均衡性。重庆市所有行政村中县、镇域经济双驱联动类的乡村占比最多, 因此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村中县、镇域经济双驱联动类村庄占比最大; 在全力推进县域经济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 靠近县城的乡村无疑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点。该类村庄由于区位优势明显, 可以承接县域经济溢出, 不断进行人口、资金、土地等要素在县城和乡村之间双向流动,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的同时, 激发乡村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 遴选此类乡村作为示范村所发挥的示范效应比较明显, 在重庆市首批示范创建村中数量占比位居第二; 随着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 距离县城较远的乡村会随着人口、资源的流失逐渐空心化, 甚至衰败消亡, 这类乡村原则上难以成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注重点。但是, 如綦江区石壕镇石泉村、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等依然保留着传统文化和民族风俗, 或开发旅游产业、开展精神文明教育活动的特色乡村, 虽数量占比不大, 但也将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组成部分, 应该在镇域经济辐射类示范村中遴选适当比例, 进行保护和发展。

3.3 不同类型示范村遴选的核心要素

运用总结归纳法分别剖析各类示范村遴选的核心要素, 并从 3 种类型中各选取一个示范村作为典型案例(图 4), 具体说明各类示范村的创建优势和示范作用, 为全面遴选示范村提供实证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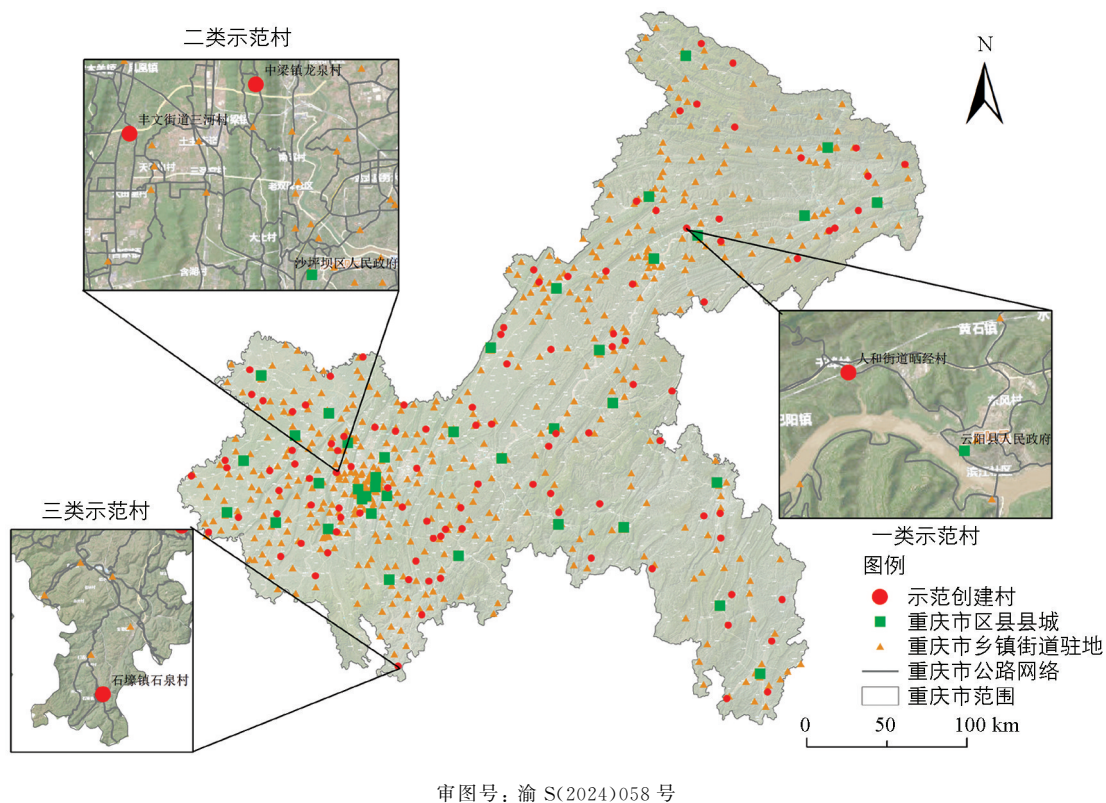


图 4 重庆市首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村分类示意图

3.3.1 县域经济辐射类

县域经济辐射类示范村遴选的核心要素包括：① 优越的区位条件，离县城距离近；② 坚实的产业基础，具有主导产业，可为农户提供就业机会；③ 资源禀赋好，具有可盘活利用的闲置空间承接县域经济溢出效应；④ 独特的发展模式，经长期探索已基本形成不断促进乡村发展的组织架构和领导机制，能调动农户积极性，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具体来看，县域经济辐射类示范村晒经村距云阳县城 22.70 km，驾车 37 min，距人和街道 20 km，驾车 35 min。晒经村距人和街道和县城距离相差不大，可直接接收县域经济辐射。近几年，晒经村以县域经济为依托，坚持发展城郊特色产业，以柑橘和枇杷两大主导产业发展带动农户就地、就近就业，2023 年仅枇杷产业为全村 980 户村民创造 1 750 万元收入，完全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促进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全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坚持以自治凝心聚识，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始终践行“宜居是衡量农村美的首要标准、宜业是实现农民富的重要途径、和美是促进农业强的理念保障”思路，其发展经验充分揭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基本条件和内在需求。可见，晒经村遴选为示范村的关键在于区位优势明显，且具有可为全村创收的柑橘和枇杷两大主导产业，发展动力足，形成了独特的乡村发展理念，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遴选晒经村作为示范村可为具有类似发展条件的村庄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实践指导。

3.3.2 县、镇域经济双驱联动类

县、镇域经济双驱联动类示范村遴选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① 区位优势较为突出。距离城镇较近，驾车到达县城的距离不超过 1 h；② 农旅融合发展初显成效。第一产业发展具有一定基础，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村庄生活质量，从而引进旅游项目，实现一三产业联动发展；③ 保留并传承乡土特色；④ 生态环境优美，农民幸福感不断提高，有劳动力回流现象。

具体来看，县、镇域经济双驱联动类示范村三河村距沙坪坝城区 27.9 km，驾车 40 min，距丰文街道 6.9 km，驾车只需 15 min。三河村北接青木关镇、南靠虎溪街道、东临大学城，临近成渝中线高铁科学城

站,对外交通便利,道路四通八达,区位优势突出,是西部科学城(重庆)的都市后花园,更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文创示范区。近年来,三河村以文创项目为发力点,培育发展 26 个产业项目,推动传统产业更新升级,形成休闲观光体验、文创融合发展的产业新格局。其中,远山有窑、缙泉烧、镜蓝染等文创产业闻名遐迩;萤火谷、兰溪乡畔、楠之林雪等农旅产业人气爆棚;山明竹隐、悦隐山、幽篁里等文化配套产业后劲十足。2020 年,全村接待游客约 3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 3 200 万元,村集体收入超过 59 万元,人均分红超过 3 230 元。三河村成功的经验在于借助区位优势和独特的战略地位,及时进行产业转型和发展思路创新,在县、镇域经济双驱联动下充分利用资源禀赋优势实现了产业融合发展,为重庆市乃至全国类似乡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3.3.3 镇域经济辐射类

镇域经济辐射类示范村遴选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① 乡村资源禀赋优越,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丰富,具备农文旅融合发展条件;②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乡村转型精神等;③ 依然保留乡村传统习俗和文化。

具体来看,石泉村距綦江区城区 76 km,驾车约 81 min,距石壕镇不到 1 km,驾车只需 10 min,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更倾向于镇域经济辐射。然而,石泉村是典型的红色旅游地,凭借“红军长征路”打造红色旅游产业,发展乡村特色农业,依托田坝建设田园风光区,种植特色农产品,形成集观光、采摘、品尝、购买于一体的旅游产业链,带动全村农户增收致富。石泉村之所以成为典型案例,关键在于其具有独特的红色文化,并抓住了农村旅游业发展的良好机遇,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如石泉村这样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乡村,且具备农业产业发展的优势条件,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而且此类乡村一般距离县城较远,依然保留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更能体现中国乡村特色。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总结梳理示范村遴选的相关研究成果,构建西南丘陵山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遴选的总体思路,借鉴复杂网络理论,运用核密度分析、道路网络分析、案例研究以及总结归纳等方法,以重庆市首批 107 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村为研究对象,对其遴选比例,空间分布格局,示范村分批次、分类型以及不同类型遴选的核心要素进行探究,最终获得以下结论,为西南丘陵山区乃至全国示范村遴选提供参考依据。

1) 西南丘陵山区乡村发展受地形影响较为严重,示范村遴选应遵循“省域—市域—县域—镇域—村域”空间尺度传导效应规律(其中,直辖市遵循“市域—县域—镇域—村域”空间尺度传导效应规律),践行“自下而上”主动申报和“自上而下”统筹遴选良性互动的总体思路。既要考虑示范村在省域范围内的遴选比例、空间格局,也要以示范村遴选的核心要素为基础,分批次、分类型遴选。

2) 重庆市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在各区县遴选数量存在平均分配的现象,全面开展示范村遴选工作要发挥省域全局统筹作用,因地制宜按照一定比例控制示范村总数,规避县域遴选数量存在平均性,有效发挥示范村的示范效应。

3) 西南丘陵山区各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遴选过程中可考虑脱离现有市域或县域行政区划约束,遵循地理学空间交互的距离衰减效应,从省域层面限制示范村空间过于集聚,让示范村在空间上尽量均匀分布,最大程度发挥示范村的示范效应。

4) 西南丘陵山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应该基于乡村发展核心要素的差异性,分批次、分类型遴选。其中,首批示范村中县、镇域经济双驱联动类数量最多,主要考虑主导产业、乡土特色及农民参与度等要素;其次是县域经济辐射类,主要凸显乡村的区位优势、产业发展及可利用资源等要素;数量最少的是镇域经济辐射类,该类型则更侧重资源禀赋和传统文化保护。

4.2 建议

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是一项循序渐进的工作,需要先行先试,不断总结规律、积累并推广试点经验,因地制宜、节约成本,让有条件建设的村庄都可以实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首先,本研究选择重庆市已筛选出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遴选规律进行探究,不但论证了示范村遴选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为重庆市全面推进示范村遴选提供优化策略和参考依据;其次,本研究的核心在于突出现实情境的形成过程、揭示现象存在背后的内在规律,为西南丘陵山区乃至全国遴选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提供实践指导。在极力倡导发挥县域经济辐射带动作用的背景下,必须关注离县城较远但资源禀赋优越的乡村,特别是蕴含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以及民俗特色的保护型乡村。全面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遴选,要综合考虑“县域经济辐射类”“县、镇域经济双驱联动类”和“镇域经济辐射类”3类示范村在数量和空间布局上的均衡性,更好发挥示范村的示范效应,逐步实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总体要求。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一项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应该遵循按比例、分批次、有步骤、分类型遴选的总体方略。由于研究区及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本研究内容主要针对西南丘陵山区提出按比例、均匀布局、分批次、分类型遴选的总体思路。未来相关研究应扎实开展调查研究,深切感受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现实困境,以问题为导向实现因地制宜;另外,中国地域辽阔,南北方、东中西部以及不同时代农民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所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仅要分地域、分类型,而且要分群体。同时,部分偏远且老龄化、空心化严重的农村是由其按自然规律发展还是不断投资建设也是相关部门和学界亟需进一步实地调研、重点关注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 [1] 陈振明. 公共政策分析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2] 叶敏, 熊万胜. “示范”: 中国式政策执行的一种核心机制——以 XZ 区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为例 [J]. 公共管理学报, 2013, 10(4): 15-25, 137-138.
- [3] 韩国明, 王鹤.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示范方式失效分析——基于示范村建设个案的研究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2(4): 38-42.
- [4] 陶岸君, 王兴平, 王海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发达地区村庄布点规划方法 [J]. 规划师, 2016, 32(1): 83-88.
- [5] 丰雷, 任芷仪, 张清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 40(1): 32-45.
- [6] 王耀斌, 宋颖, 黄珊, 等. 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7): 240-247.
- [7] 丁华, 梁婷, 薛艳青, 等. 基于 ArcGIS 的陕西省乡村旅游空间分布与发展特色研究——以 231 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为例 [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56(3): 110-117.
- [8] YANG J, XU C, FANG Z Y,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Model Villag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J]. Land, 2022, 11(11): 1935.
- [9] 杜相佐, 王成, 蒋文虹, 等. 基于引力模型的村域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研究——以整村推进示范村重庆市合川区大柱村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5, 35(12): 154-160.
- [10] 龙冬平, 李同昇, 芮旻, 等. 特色种植农户对不同技术供给模式的行为响应——以陕西省周至县猕猴桃种植示范村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5, 35(5): 135-142.
- [11] 蔡雪艳, 李泽新, 孙卓元, 等. 乡村振兴示范村人居环境整治活化策略——以绵阳市官渡村为例 [J]. 规划师, 2021, 37(19): 56-64.
- [12] 谢臻, 张凤荣, 陈松林, 等. 中国乡村振兴要素识别与发展类型诊断——基于 99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的信息挖掘分析 [J]. 资源科学, 2019, 41(6): 1048-1058.
- [13] LI Z Y, YANG M Y, ZHOU X L, et al.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radi-

tional Villages and Rural Tourism [J]. Scientific Reports, 2023, 13(1): 8210.

[14] 利艳芬, 洪菊花, 牛福长. 基于密度场热点探测模型的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以中国西南地区为例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46(1): 178-187.

[15] 黄倩, 谢德体, 王三, 等. 基于分形理论的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化研究——以成都市星级农家乐为例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44(5): 147-157.

[16] 李志刚, 黄灿, 徐文明, 等. 裂变新创企业邻近选址类型划分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匹配关系——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探索 [J]. 管理评论, 2020, 32(8): 91-105.

[17] RÄTH Y M, GRÊT-REGAMEY A, JIAO C J, et al. Settlement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Morphological Homogeneity across Time and Scale [J]. Scientific Reports, 2023, 13(1): 11248.

[18] 张溢堃, 王永生. 中国省域城乡要素流动测度方法与时空特征 [J]. 地理学报, 2023, 78(8): 1888-1903.

[19] 周婷婷, 廖和平, 李涛, 等.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水平评价与分类施策——以重庆市璧山区七塘镇为例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46(3): 15-27.

[20] 贾铠阳, 乔伟峰, 胡晓亮, 等. 江苏省典型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 [J]. 地理学报, 2022, 77(12): 2954-2971.

[21] 刘彦随, 杨忍, 林元城.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J]. 地理学报, 2022, 77(12): 2937-2953.

[22]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J].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23] 刘金海. 中国式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基于发展观三种理念的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6): 32-47.

[24] 解安, 林进龙. 中国农村人口发展态势研究: 2020—2050 年——基于城镇化水平的不同情景模拟分析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3): 61-86.

[25] 江娟丽, 杨庆媛, 张忠训, 等.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 [J]. 经济地理, 2019, 39(6): 205-213.

[26] 海贝贝, 李小建, 许家伟. 巩义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J]. 地理研究, 2013, 32(12): 2257-2269.

[27] 罗仲伟, 任国良, 焦豪, 等. 动态能力、技术范式转变与创新战略——基于腾讯微信“整合”与“迭代”微创新的纵向案例分析 [J]. 管理世界, 2014, 30(8): 152-168.

[28] 吕方.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J]. 新视野, 2023(3): 84-92.

[29] 朱启臻. 如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J]. 农村工作通讯, 2022(24): 35-36.

[30] 胡春华.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J]. 农村工作通讯, 2022(23): 4-7.

[31] 刘守英, 陈航. 马克思主义乡村转型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3): 2-24.

[32] 王介勇, 周墨竹, 王祥峰. 乡村振兴规划的性质及其体系构建探讨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9): 1361-1369.

[33] 方方, 刘彦随, 李裕瑞, 等. 平原农区典型县域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10): 1405-1413.

[34] 刘瑜, 汪珂丽, 邢潇月, 等. 地理分析中的空间效应 [J]. 地理学报, 2023, 78(3): 517-531.

[35] LI Y Z, FAN W L, YUAN X W, et 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Geodetector: Jiarong Tibetan in Western Sichuan, China [J]. Scientific Reports, 2024, 14(1): 11700.

[36] 程昌秀, 史培军, 宋长青, 等. 地理大数据为地理复杂性研究提供新机遇 [J]. 地理学报, 2018, 73(8): 1397-1406.

责任编辑 包颖